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閒評清會錄

有生姓閒氏，名評，無何鄉詩酒社人。其為人也，形如沌混而不能歌舞，性如木石而頗解語言，無晝夜之分，無寒暑之易，不知趨利避害，不知敬善畏惡。不驕不詔，不迂不避，愚而通，俗而端，拙而謹，癡而詳。不以富貴為榮，不以貧賤為辱，仰天俯地以享其大，處眾伍物以樂其同。執常無疑，將順無異，心無所向，志無所期，無憂喜之見，無得失之慮。雖曰讀書，未嘗以書為資；雖曰習文，未嘗以文為辭。但知飢而食，渴而飲，困而眠，閒而適。以詩為功，以酒為樂。怡怡乎似有所得，洋洋焉似有所遂，人莫能詳夫然者。一日，與諸友會飲，偶談及鬼神之事。一友曰：「予嘗見人家信向師巫，請神畫案，作諸非禮，甚是無益。但其中預知先亡名姓，死生來歷，疾病禍福，每每有驗，更不可曉。」一友曰：「予亦見人家有怪，投磚擊瓦，移物搬財，迷惑男女，為害太甚。其稱神鬼，又莫之可考。」又曰：「且如扶鸞降筆，斷事決疑，長篇短句，咸動時俗。至有小兒能計前生之事，大人談再活之因。又或有見形說話者，或有嘯於梁隱於壁者，傷化敗俗，傳會遠近，法不能禁。其間誕妄，不知果皆實歟？虛歟？在理端謂何如歟？吾儕忝為聖門之徒，亦嘗讀書窮理，其於格物之學，豈可不致知乎？」或評之曰：「俗習之妄也。」或曰：「邪人之術也。」或曰：「妖也，怪也。」又曰：「神鬼昭彰，胡可誣也！」眾口喧較，各出己意，紛紛瑣瑣，終無定論。

獨評瞑然閉目，端坐不語。眾友怪而問道，亦微笑而不答。及會散歸家，讀書窗下。讀已，默思日間所談，及夜分燭至，忿然揮筆而作詩曰：

造化原來本自然，因人靈悟究根源。  
機神積習為常事，秘幻驚聞作異傳。  
身在化中還覓化，心當天職更求天。  
世間萬物皆含妙，眼底諸形各抱玄。  
神鬼良能潛體用，屈伸消息隱推遷。  
陰陽著像垂經緯，聖哲遺心在簡編。  
久失穢途通擾擾，不亡義禮僅綿綿。  
成仁學業真堪痛，敗俗遺風實可憐。  
草率四民甘鄙俗，昏盲千古混愚賢。  
琢靡自恨難超達，習染誰能為洗濁。  
巧設淫祠求感應，妄崇非鬼致精虔。  
修心淡似秋雲薄，破俗工如鐵石堅。  
格物致知當自勵，隨邪悖理是誰愆。  
才疏學淺知求少，見惑聞疑視聽偏。  
自把昭明甘穢塞，卻將疑畏自拘牽。  
佛燈光像明山寺，鬼火妖磷出野田。  
通語現形言禍福，耗財擊瓦更投磚。  
稱神稱鬼乘時見，欺女欺男遇夜纏。  
老者未終先見怪，幼童才語說生前。  
病中恍惚神相祐，死後分明鬼放還。  
反覆是非恣妄誕，支離言語縱狂顛。  
一言偶合人心惑，半事相符眾口宣。  
義者傷心仁者歎，懦夫敬信匹夫□。  
清渾不遂賢人志，成敗翻歸術士權。  
左道荒唐無不至，邪風狂鼓任滋延。  
書符咒水拘精爽，禱聖扶鸞致降仙。  
解使返魂談往事，能揮箕筆寫長篇。  
灶前灰跡看亡故，紙上圓光見祖先。  
土地灶神點米碗，家親外崇問香煙。  
呼爺喚母形圖案，擊鼓搖刀掛紙錢。  
可法遺經空萬卷，難除宿弊已千年。  
異同類叱炎涼別，真偽何殊黑白懸。  
矯俗欲期遵古治，移風空想廢宵眠。  
塵勞本自常多缺，人事由來故不全。  
獨對短檠窗下坐，為思疑理自評焉。

吟詩既畢，撫幾大笑。誦之數過，自賞自歎。既乃呼童，湯酒以為自賀。

方斟酌間，忽有一人自燈下踴起，衣冠整肅，狀類儒流，眉目疏秀，偉然一丈夫，向評揖而笑曰：「適聞公之佳作，自謂鬼董狐之遺筆也，以僕觀之，不過排眾口之鄙言，示己見之避論。僕是以有所未安也，故不即幽明之隔，人鬼之分，冒理而奉辨也。夫元氣之在天地也，周際充滿，混淪無朕；萬物之居氣中也，通貫互涵，亘不離。人之呼吸常與氣通，一息不調則病，呼吸不續則死，如魚之不可去水也。何謂鬼神？陰陽之功用也。何謂陰陽？一氣之動靜也。人與天地萬物共此一氣，實無大小之差，已彼之別。內外互含，巨細該貫，理具氣從，感應應達。是以人心所在調之理，理之所在接乎氣。理著氣積，神鬼昭矣。其間邪正之差，又在人心之趨向。趨向之是非，又在學與不學爾。學也，燭識真格，心正意誠，德合元氣，祀神則享，祭鬼則格。不學也，主見不明，心疑意惑，恐畏交至，妖邪怪誕由斯而致。公不能力學致知，教人以正理，而乃唱警言以責世愚，此僕所以為公惜也。」

評聞之，喜不自勝，降榻揖之上座，曰：「感君不吝，論及天地一元之本，氣理通貫之源，鬼神功用之妙，人神感格之實，愚智邪正之分，精切無遺矣。但其間所謂人心所在、理之所在者，故知理者氣之率，則先儒所謂『有是理則有是氣』之言，端不誣矣。若以我之精誠相感，其神鬼昭著可想，實不謬矣。敢問今之子孫致祭來格者，果是我之祖先否？」其人笑曰：「是何言歟！藏柩於墳，奉主於廟，以時致思，以鬼致享，運用設施皆出此心。此我心，此理我理。氣有屈伸，理實一定。其來格者非我祖先而何？且如人之生子，不過形交氣化，尚且無中生有。何況以我之精誠而感實有之定理。古云：『祖宗積善子孫昌，祖宗積惡子孫殃。』此又氣理通貫之驗也。」言畢，起而告別。評曰：「僕受君之德，不知其名，可乎？」其人返顧曰：「夫人乃陰陽之合，神鬼之會，其靈妙之精，極幽玄之粹。已彼在心，夫何詳問！欲知我之是誰，當察汝之誰是。汝乃合體之予，予乃分形之汝。」